

## 第十六段 隔藍橋月香莫覲 遊西泠如玉省親

雪香自院中歸，書僮鶴奴曰：「相公昨晚在哪裏去了？太太命小的在松、竹二相公家問，都說是沒有來，小的等到半夜，方纔關門去睡哩。」雪香曰：「我在柳相公家去了。」鶴奴曰：「哪個柳相公？」雪香曰：「就是從前遊春，在蕢酒亭會面的。」鶴奴曰：「是的。」雪香入內見母。冷氏曰：「你昨夜哪裏去了，竟不回來？」雪香曰：「在柳曲江家。」冷氏曰：「我從沒有聽見你有姓柳的朋友。」鶴奴在旁曰：「這柳相公是與竹相公相好的。今年春上相公同松、竹二相公出去遊春，會過一次。」冷氏曰：「既與竹嶧谷相好，怎不與他同去？」雪香曰：「是在半路遇見的，他必強邀到家，故未與嶧谷同去。」冷氏曰：「今春纔會過一面，何便打擾人家。」雪香曰：「他必留飯，飯後天暮不能行遂宿一宵。」冷氏曰：「以後夜裏少坐人家，免得鶴奴候門。」雪香應諾而出，欲急到松、竹家商量桂蕊之事，恐母以日日外出見責，將行復止。

悶了兩日，正欲到松、竹家，不意二子偕來。雪香喜曰：「二兄應念而至，真慰我心！」松曰：「雪香前夜往哪裏去了？」雪香以實告之。竹笑曰：「我亦疑在彼處。」松曰：「桂蕊從不宿客何獨留你？看起來不留客亦是沽名。雪香前夜領略一番，果是未綻海棠否？」雪香曰：「雖是留宿，不過對榻清談絕無他事。」松曰：「坐懷之亂，古今沒第二個魯男子。雪香雖矢天日，其誰信之？」雪香曰：「不信由你。」竹曰：「一夜清談，哪有許多話說。」雪香遂將桂蕊之言一一告知。竹曰：「彼所蓄積已有千金，鴛兒縱不賤售也不為難，雪香可亟圖之。」雪香曰：「如千金尚不肯售，奈何？」竹曰：「我前已說過，如費用有缺，我自任之。」松曰：「雪香自可放心。嶧谷諒非虛語。」三人談論一會而散。

過了數日，雪香復到銷魂院來。鴛兒見連來數次，並無一文煙花費兒，遂將前恩忘了，轉生厭棄，答曰：「今日桂姑娘被人家接去，老爺改日來罷。」雪香賬然而返。一連去了數次，鴛兒俱架詞支吾不容一見。時值天氣炎蒸，路不堪行，雪香遂有月餘未去。

到八月初，殘暑已退，清風徐來。冷氏謂雪香曰：「你父自春初遊西泠，至今未歸又無音信，不知在何處棲遲。我久欲命汝去尋個消息，因天熱未便。汝今可到西泠，接汝父親回來。」雪香曰：「孩兒正有此意，但老母在家無人看管，必須囑託松、竹二兄。」冷氏曰：「這也可得。今日初二，初四是個吉日，便好覓舟起程。」雪香應諾而出，心中念著桂蕊之事未就，遂急到銷魂院來冀圖一見，鴛兒終是相阻。雪香惆悵，復到松家。竹嶧谷已先在那裏。雪香曰：「正欲會了翠濤，即會嶧谷，不期一齊都會著了，省我走路。」松曰：「雪香何顏色匆遽乃爾？」雪香曰：「初四日將往西泠接我家嚴，但家母無人看管，意欲拜託二兄。」松曰：「雪香怎說拜託二字，伯母即我母也，自當事奉殷勤。」雪香曰：「如此，則感謝不盡。」竹曰：「老伯去西泠數月，雪香定省久疏，此去正是為人子的道理，但桂蕊之事奈何？」雪香默然。竹曰：「桂蕊以身相託，雪香既輕允諾，若謀而不成，豈不是薄幸一流。」雪香曰：「我正為此事掛懷，前去數次，鴛兒見阻；今日又去，復不能見，不知鴛兒是何意思。」松曰：「有何意思？此輩眼中祇認得阿堵物。雪香去數次，一毫金資沒有故不容相見耳。」雪香曰：「弟欲速成此事，不料屢未得見，以致遲延至今，茲復有此遠行，心實委決不下。」松曰：「雪香可放心去，此事我與嶧谷必當盡心謀之。」雪香曰：「若得二兄仗義，小弟銘感五中，但宜速勿遲，恐其事久生變。」竹曰：「雪香去後，我必與翠濤作速辦理。」忽鶴奴至，曰：「太太請相公回去。」松曰：「今日暫別，明早我同嶧谷必來。」

雪香辭松、竹歸，冷氏曰：「你在哪裏去了？今日可將行李收拾齊備。」雪香曰：「到翠濤家去了，行李也沒有甚麼收拾。」說罷，即到索笑齋去。

次日，松、竹果來。冷氏聞知，即出相見，謂松、竹曰：「小兒明日往西泠尋他父親，家下無人，恐有些小事敢勞二位照應。」松曰：「這是自然，不須伯母吩咐。」冷氏又細問二家近況，松、竹俱說過一番。竹曰：「雪香年已十八了，婚姻之事也須早議為妙。今到西泠，往返數月，今年又過了，倘有可以相對的，伯母亦可作主。」冷氏曰：「近處沒有甚麼合適的人家，還勞二位留心。」松曰：「姪與嶧谷自然留心。」冷氏曰：「我聞西泠人物秀雅，孩兒此去會見你父，倘有相得人家，定一頭親事回來也好。」松曰：「奇緣作合也未可料，雪香正須留意。」雪香曰：「一切相託，弟自西泠回時，自當踵門叩謝。」松曰：「所託的事俱是義不容辭但恐有做不到處耳。」冷氏曰：「二位賢姪不須走了，我去辦午飯來。」竹曰：「叨擾伯母怎好。」冷氏入內去了。松曰：「嶧谷你怎想到雪香婚姻之事？」竹曰：「為月香留過進步耳。」松曰：「何故？」竹曰：「趁老伯未歸時，急將月香贖出，謊言有個門戶相當人家，為雪香作伐，伯母以我等為實必然應允，後來完婚時，以月香才貌那個大家子女比得上，伯母一見必更喜歡，益信我言，匡妄這事豈不知不覺就成全了？」松曰：「是便是，倘伯母已經允諾定聘，老伯回時訪查人家，你將何以處之？」竹曰：「我有個疏遠戚屬子然孀婦，將月香作彼女兒，亦可遮掩。」松曰：「荒唐事切不可做，嶧谷這個主意差了。」雪香曰：「且將月香贖出，再作計較見機而行，不必預為籌畫。但即此一計，已足見嶧谷為朋友心切。」少時，鶴奴排上筵席，飯後二生辭去。雪香曰：「所託無容多贅，明早弟即行，二兄不必來唱渭城，弟亦不踵府作別。」

二生既去，雪香入內。冷氏曰：「要請個人背行李纔好。」雪香曰：「一直水路，不須帶人多費用度。明早命鶴奴送行李到船裏去便了。」次早，雪香將月香所贈鴛鴦圖及所贈詩並自己詩稿，一並放在行李中，為在舟中消遣地步，遂入辭母。冷氏曰：「別無多囑，尋見父親，作速一齊回來。」雪香應諾。鶴奴送行李上船即回，雪香開船而去。